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策冒同語

鼠拖生薑

劉京兆

海浮贈曲

四景聯句

孫夏工詩

夏大理斷獄

金白嶼

舉進士復襲指揮

嚴賓

警世詞餘

富文堂聯句

雒山填詞

于忠肅公神道碑

康狀元祖墓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糧船幫次

李敬中

徐居雲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衛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杜叔循

尤六十

舟檣

南內藏書

番僧

利瑪竇

南京殿廟

載酒亭

繹山記

好石

謔語

弇州評詩

蟾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山農

梁公雅量

薛九

蔣康之

都城門

外郭門

十四樓

諸橋

洞天十友

多宿山寺

東橋先生論詩

天神圖

府治縣治

平生萬首

祝唐二賦

衡山贈聶仙句

松塢高士圖

客座贅語卷六



遯園居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蹟也蹟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蹟營蹟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一

飲虹漫叟批

六卷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
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授臧曹曹授蹟蹟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
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
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
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蹟
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爲梅將軍不知有傳
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鸞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
金憐而爲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
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鏹繫驛中金問
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卽脫械矣金如數與
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胠篋矣忽
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
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
人何以劫之亟哀已囊得銀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

金臨別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爲綠林玷
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
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此盜聞之
其不以爲非人也與哉

策冒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
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
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爲深知
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爲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高等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
以爲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爲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
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爲孝
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
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彞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撫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
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
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
心深啣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
鄉人上錢糧夤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
坐公受賂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
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
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 皇太后
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 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
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禍陳太史善謔錄常記之往往
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爲府學博士弟子以羣
閑點齋臺史褫革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
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
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
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人以嚴斂
名嘗爲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譎之大怒欲訴於學
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譎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爲笑柄
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
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爲童生道
地公距之隸立堂下咕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
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

於理它冒籍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遯去送院者僅八
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
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
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
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
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
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暮鼓晨鐘聒得

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
 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
 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
 齏甕誰是惺惺誰懵懂其二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
 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
 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
 外別無閒計策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
 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
 人人笑我其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一枝花跡雖羈天壤間心
 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
 衣錦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
 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单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

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
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
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
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
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才搔不把在心
頭放。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
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
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

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
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
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卽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
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卽令工肄習。旣成
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
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
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爲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荇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爲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

乎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
一 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
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
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懨懨獨坐小窻紗。見
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揚。花飛過。鞦韆架。其二 楊花亂
滾綿。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鑪一縷
微裊。沉烟睡起紗幮雲髻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
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其三閒堦細雨收翠幕
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
無柰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
頭無聊處慙慙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
西樓正是我愁時候其四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鉤控
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
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
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
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填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
云一枝花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

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
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
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裙拖

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捺吐餘芬蘭麝爭誇喜
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瑤臺月下嬌
滴滴半籠着翡翠窻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
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
左繁華尾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
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
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竿一般兒倚翠偎紅受
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真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
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
得一雋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
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
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
材煜後爲僉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
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客座齋言 卷六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
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壻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
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爲作文避諱者增一
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爲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
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
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
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

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
干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
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汙倫
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
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
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
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
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時爲刑部侍郎。侍郎三子。長曰爵。侍郎旣死。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潁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鏞。官平陽府知事。實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潁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瞻省媿予生。每遇江東客。曷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簾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人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鏐亦嘗言之。九陽江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瀨
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
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二則守
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鮑魚三則守備不
用水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
水者曰天鵝醃菜笋蜜櫻蘇糕鵝鵝五則司苑局曰
葶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

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
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
駕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
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
府軍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
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
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
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
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
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
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
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
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
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
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

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大
長公主為駙馬都尉拜欒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
年七歲襲父爵 成祖朝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
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襍度洒
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
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璵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汭弟洵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爲之序旣卒又爲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拯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甃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憑檻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
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
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
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
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縮○
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
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
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
潯○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

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
嘗○入○其○室○睹○父○之○遺○訾○盡○在○輒○時○時○私○投○血○泣○而○申○
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
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
羣○盜○酣○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
潛○鑊○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
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
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
年○夏○也○小○娥○復○讐○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客居齋詩 卷六 十一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
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
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
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
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
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
息爲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
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
之澚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所窺夜
深被殲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
也此可爲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
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
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
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爲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僞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爲專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廸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瀾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卽此勲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勲舊之賢如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李空同以爲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鳥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

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卽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誠其家人，順其所為。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為煮藥，進七筋，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

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
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
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以它事辭去不
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
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
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鄴斂殯之買地城
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
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
於學宮之鄉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
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兢六十不怒更好謂
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
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
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
仆數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
許丈以指搯之寸寸斷以是爲嬉娛以勇名遠近而
卒不出無所爲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兢悛悛衆人

容齋詩話 卷六
中頰首徐步若無僮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

巴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警欬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矣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

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面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燈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
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
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
銅爲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
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鍾。以鐵爲
之。絲繩交絡。懸於篋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擊鐘
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
鐘及摩尼寶石於朝。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
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

法爲尤精。鄭夾溱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算法者。疑是
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
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
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
珂雪。中國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
災而後。九廟成。

載酒亭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
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
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
既以扁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
人長者面兀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
列觴奮路下艤虛舟筆意祖吳興公見吳鼎記載酒
亭卷

繹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繹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

百言而宛然如覲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
磊磊然不見土木璽瓏嵌空紫翠湧鬱維茲山之石
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
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
累棊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
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
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
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森秀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母愛此石乎當畀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卽命皂隸以手巾絡之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纒而登舟嚙嚙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據所云云古人以爲佳話卽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伸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每從席上令季爲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曰昔有病偃者自以爲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我者予千金或給之曰我實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蠶爾背斷爾觔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生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夜僂而臥區而不能煥也起突富人之號宇得蔽籬
篠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寤出一指探籬篠外
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爾饗福惡知外寒猶爾
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
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毋刺傷其皮既而
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
壞斯減賈汝蔑所獲矣吾爲是愚而亟汝語也四曰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箏
篪琵琶箏箏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
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
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孿而死
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
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鷲發辨辭虹
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
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胤勳曰胤勳雄才蓋
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
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温李風人之致可
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婢見
人更羞舉止斯爲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
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烟霞之癖
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
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
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盡花靡邁錯雜又如
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
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欽珮
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菴靡
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
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
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籬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因約

焦澹園朱蘭嶠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爲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屬余師葉閣學爲之序一時以爲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爲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鷓鴣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笥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內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爲浙

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爲加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撫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卽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爲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聽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爲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髮無前綠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啣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窻出戶見聽者雜沓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

客居齋言 卷六 三三
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
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
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
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
今俗云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
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

十四曰南市斗門橋北市乾道橋鳴鶴西關中醉仙

西關中輕烟西關街澹粉與輕烟樓對翠柳西關街梅妍與翠柳樓

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來賓聚寶門外之西重譯聚寶門外之東集

賢瓦屑樂民集賢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

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

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

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

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

所記富樂院卽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曰飲虹俗名新橋

曰上浮曰下浮跨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

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栢川此水自朝陽門

外鍾山南流穿城爲銅竇而出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卽古白下曰復成曰

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筮橋曰武

衛西筮橋曰景定名羊市橋跨古宮城河者南曰內橋

曰東虹上元縣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濠者曰正陽曰通濟曰

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

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

方三俱跨淮水曰來賓在小市口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跨澗卽蘼蕪澗曰

重譯在西天寺東古烏衣巷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卽

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徙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卽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
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卽今
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爲牛
形萬曆中膚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
建一屏牆甫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亟
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
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
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
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
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
以子寶迎養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
厓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支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
每遇文士在坐卽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爲
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
以爲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
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口常誦之柘湖
言唐賦托意旣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

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往使人歔歔
欲絕真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支山而畫高出沈
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
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
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
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
美爲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北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襍在佞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堇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談色規摹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神檢

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谿徑疎秀可愛蓋其風
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
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爲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
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
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道勁
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